读《刘渡舟伤寒临证指要》有感

《伤寒论》作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，其分量可谓举足轻重。中医学子不读伤寒者，犹如缺胳膊少腿，在临床治疗上必有诸多不便。然关于伤寒的论著琳琅满目，观点繁杂多样。《刘渡舟伤寒临证指要》主要摘选刘渡舟老先生对《伤寒论》的研习心得及临床运用经验举例，突出反映了刘老“气机论、攻邪论、古今接轨论、方证相对论、辨证知机论、水火论、湿证论、抓主证”等学术思想。余观其纲要，囫囵大概，略有感悟，旁作小记。

在书中140页，刘老阐述廖桂枝汤加减的应用，其中以“桂枝加葛根汤”治疗面瘫病一例，患者年青女性，迎面当风后出现口眼歪斜，刘老辨证为风中阳明经络，治以桂枝加葛根汤，另加白附子、全蝎，服两剂而汗出邪解。观其病例，反思若自己诊治，必以牵正散合玉屏风加减，起效则慢而疗效一般。对照之下，则知邪气未解，则牵正无力；表虚不固，玉屏风卫外则远不如桂枝发阳解表之功。刘老用方，守意《金贵要略》：“络脉空虚，贼邪不泻，或左或右，邪气反缓，正气即急，正气引邪，呙僻不遂”，是知机而动。刘老在这个病例的方药运用经验，对我造成很深刻的冲击，不但令我对治疗面瘫病有一个新的思路，也令我意识到博览群书、熟读经典的重要性。非病不能治，药不能效，而是辨病知机不准确，医者如蒙眼乱投而误治失治也。

在241页《论发寒解表中的片面性》当中，刘老探讨了“矫枉、过正”的弊端，他引用儒家的话讲：“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然”。学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，这是意气用事的举动，是不可取的。所以有些人对《伤寒论》的研究，出现崇寒、崇温两派的学术争鸣，我们这些后辈学者应当审慎辨证地看待。如刘完素说“余自制‘双解’、‘通圣’辛凉之剂，不遵仲景法桂枝、麻黄发表之药，非余自炫，理在其中矣。故此一时，彼一时。奈五运六气有所更，世态居民有所变。天以常火，人亦常动，动则属阳，静则属阴，内外皆忧，故不可峻用辛温大热之剂”。我从中得到理解是，伤寒、温病两种学说并非水火不容，伤寒当中有关于温病的论述，温病也源于内经，两者只是对疾病的不同时期不同表现的侧重点、关注点不同，因而治疗上存在差异。学伤寒应遵循经典要旨，用古方而不拘泥于方，温病学派另辟蹊径，形成自己的风格，纠正了动手不离麻桂的思潮，这就是临证上灵活处变，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独到之处。天地有五运六气的变动，人亦随环境、饮食而变化，临证用药岂能一成不变？重要的是对病机的把握，辨证准确，对前人遣方用药的意旨深刻理解，灵活运用，则往往能够化腐朽为神奇，把看似平淡无奇的方药运用到极致。

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

日期：2019年09月17日